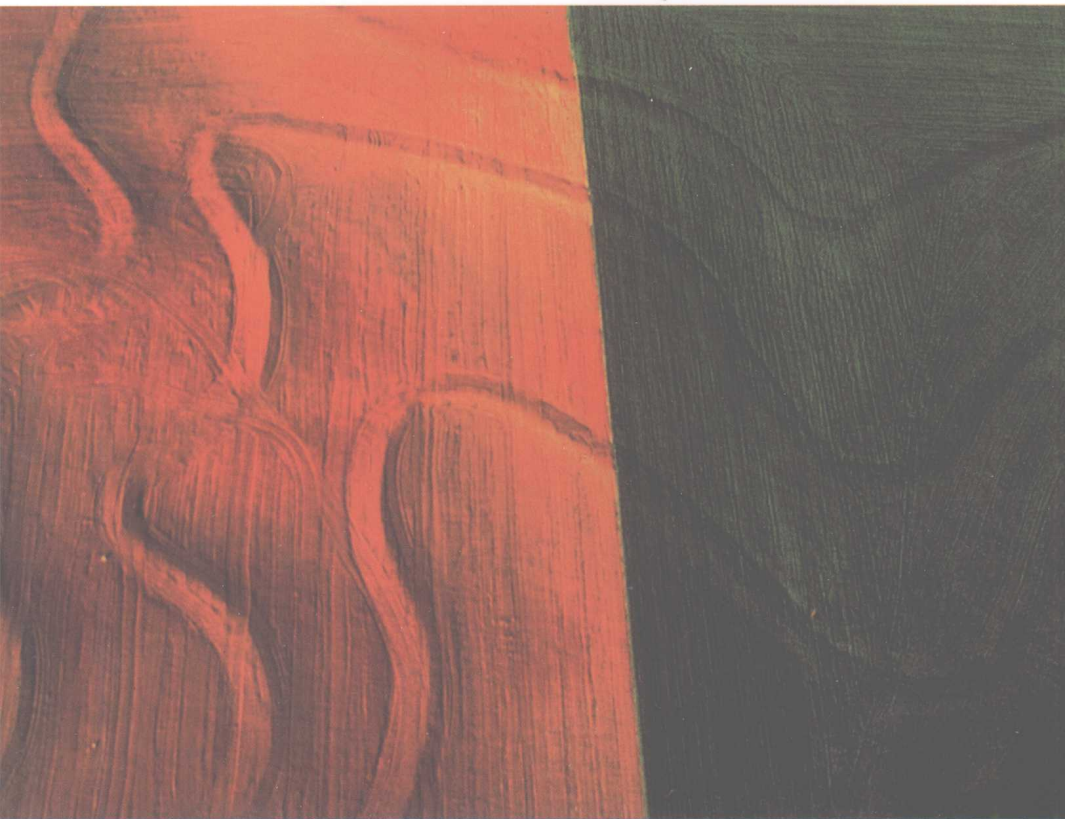


RECOVERING LANDSCAPE
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

[美]詹姆斯·科纳 主编
吴琨 韩晓晔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RECOVERING LANDSCAPE

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

[美] 詹姆斯·科纳 主编

吴 琨 韩晓晔 译

中国建筑工程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44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 / (美) 科纳主编; 吴琨,
韩晓晔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457-8

I. 论… II. ①科…②吴…③韩… III. 景观 -
建筑学 - 研究 - 现代 IV. TU9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9115 号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Edited by
James Corn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孙 炼 戚琳琳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刘 钰 梁珊珊

RECOVERING LANDSCAPE

论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

[美] 詹姆士·科纳 主编

吴 琨 韩晓晔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30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7-112-09457-8

(1612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景观是一种特意创造的空间，以加速或延缓自然的进程。像伊利亚德 (Eliade) 所说，景观代表着人们纳入时间于自身。

J·B·杰克逊 (J.B.Jackson)



图 雨水冲刷。帕罗·瓦尔德 (Palo Verde)，亚利桑那州，1993 年。拍摄：亚历克斯·S·麦克林 (Alex S.Maclean)。

序 言

詹姆士·科纳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对景观这个话题的兴趣有了显著的复苏。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探讨了这种复兴的兴趣的来由和更为重要的未来景观实践的可能性。特别的是，本书试图建议和理清景观学和城市化领域的重要方向，而其中许多就是对这些领域中最为传统持久的关注的延伸和再生——例如基地、几何学、再现、自然和城市化。本书中所重点阐述的“复兴景观”就试图同时引出传统和创新，而后者的演变更新着前者。

作为这些意图的结果，读者会清楚发现“景观”一词被广义而非非常地运用。例如景观很少是单指田园风光和园艺植栽——这些传统的意象。相反，它的运用多元而丰富，蕴涵着城市化、基础设施、策略规划和围绕熟悉的自然和环境主题的探索性意念。景观复兴作为一个运动，其前景光明的原因大部分是在于它不仅是景观的被动恢复和修补，更多是对景观潜能的延伸和实现。当然，这些多样化的见解很少是来自一个单一的来源或者所在地，以下的许多文章有着一个有趣的范围，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例和视角。

这些文章包括权威的和个人的声音，并收集自不同的渠道。其中之一是1993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名为“营造景观”的研讨会，其中许多的文章和讨论，强调多种概念上和实质上组成我们称之为“景观”的现象的建构。与会者试图厘清景观不可避免的建构（既非自然也非先天的）和如何使意念、再现和现实空间之间有效的相互作用可以被更好地理解。在这方面，研讨会重申和检视了“景观”并不等同于“土地”或者“环境”；景观不仅是可计量的，更是一种意念，一种文化的视角，和对诠释、设计和演变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在建构景观中，景观建筑师提供一种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实践的探索，因而产生建构现实的基本元素。本

书中由丹尼斯·克斯格洛甫、大卫·列德巴罗和亚历克斯·沃尔撰写的文章就是研讨会的文稿经过充分润饰过的，研讨会的组织部分得自帕特丽夏·科恩维（Patricia Conway）的支持，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的院长。

这部文集的另外一个来源是 1994 年在伦敦建筑协会（AA）举办的研讨会。这是由本人和艾伦·巴尔弗组织的，他后来是 AA 学校的主席。我们认识到不仅仅是建筑师和设计人员，还有公众和城市管理者对景观日增的兴趣，与此同时，我们分享着一种关注，是新景观的形成被一种田园和历史景观所带来的总体的乐观或困扰所压制。然而，许多艺术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保守地看待出现的新事物的未来，在 20 世纪后半叶对新景观的憧憬大多被对保护保存的关注所掩盖。因此，艾伦·巴尔弗和我邀请了许多重要的景观建筑师和理论家来探讨新景观的形成——来设计一份雄心勃勃的景观实践的宣言。我们称之为“景观复兴”，马赫·特瑞本、乔治·德孔布、克里斯多夫·基诺特、丹尼斯·克斯格洛甫和艾德里安·汉明（Adrian Hemming）的文章就来源于此。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册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能有别的声音能被邀请来，特别是拓宽国际化的视野，本书将会变得更为有力和连贯。因此，我邀请了来自丹麦的斯蒂恩·荷雅、法国的塞巴斯蒂安·玛若特、荷兰的巴特·鲁茨玛、印度的阿努拉哈·玛瑟（现居美国）、委内瑞拉的安尼塔·贝瑞兹贝塔（现居美国）和中国的冯仕达（现居澳大利亚）。这些文章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复兴和演进景观的主题，补充和增强着书中的其他文章。在润饰他们文章的时候，所有作者都被要求讨论今天景观复兴的途径和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应对现代的情况。

以上讲述了材料获得的途径和来源，但重要的是解释显得过时了，编辑润饰的工作所产生的这本集子将最初的目的置于脑后。相反，一个新的事物在作者间的重写和讨论中演化出来。我想读者会因此欣赏这本一加一大于二的集子；每篇文章独立而完整，放在一起，就超越了部分。像一个好的景观一般，本书不仅是对过去讨论和事件的记录，更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项目、研究和倡导。就此看来，这本集子有点宣言的性质，因为文章对传统思想进行挑战，并重新定义了景观营造在概念化和实践上的新的复兴形式。因为景观要被恰当地复兴，它必须被重新制造、设计和更新；而不仅仅是恢复，像一幅旧的油画一般。

还有其他也应该视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劳里·欧林 (Laurie Olin)、约翰·狄克逊·亨特 (John Dixon Hunt)、玛莎·施瓦兹 (Martha Schwartz)、伊丽莎白·迈耶 (Elizabeth Meyer)、罗德尼·博蒙特 (Rodney Beaumont)、亚里斯特尔·麦金托什 (Alistair McIntosh) 和丹·罗斯 (Dan Rose) 都在“营造景观”的研讨会上发表了文稿，他们其中的一些想法和成就也收入了本书。杰弗里·吉尼斯 (Jeffrey Kipnis)、阿德里安·高伊策 (Adriaan Geuze)、彼得·拉兹 (Peter Latz)、恩里克·米拉莱斯 (Enric Miralles) 和威廉·柯蒂斯 (William Curtis) 是“景观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人，他们许多的想法也收入了下文。在建筑协会 (AA) 的研讨会还补充了一个由迈克尔·斯本兹 (Michael Spens) 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学术团体所组织的讨论。上文提及的与会者和多罗西·伊姆伯特 (Dorothee Imbert)、大卫·雅克 (David Jacques)、特德·古里宁 (Ted Cullinen) 和彼得·库克 (Peter Cook) 聚在一起。这个讨论，和许多文章一起，付梓于《演进景观》(*Transforming Landscape*) 一书，由迈克尔·斯本兹所编辑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96)，和斯本兹在书中的简介一起对这次事件所引发出来的许多思考，作了很好的论述。自那以后，这书随着彼得·沃克 (Peter Walker)、乔治·哈格里夫斯 (George Hargreaves)、劳里·欧林、安妮·斯本 (Anne Spirm) 和斯坦·艾伦 (Stan Allen) 之间多次深刻的讨论不断演进。当然，艾伦·巴尔弗和我在过去数年间无数次的讨论，也相互启发并最终确定了本书的特点。



图1 佛罗里达 (Florida) 部分的卫星照片, 右面的城市迈阿密 (Miami) 与左边的大湿地相遇。这张图片表明景观作为大尺度的环境已经不能排斥或者忽略大都市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动态的条件。
来源: 国家航空太空中心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目 录

序言	詹姆士·科纳(vii)
绪论 复兴景观是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	詹姆士·科纳(1)

第一部分 空间与时间的再读

1 自然的回归	马赫·特瑞本(31)
2 基地的重拾	塞巴斯蒂安·玛若特(47)
3 景观设计中的四个痕迹概念	克里斯多夫·基诺特(59)
4 事物需要时间和时间需要事物：丹麦景观	斯蒂恩·A·B·荷雅(69)
5 转换基地：日内瓦瑞士之路	乔治·德孔布(79)
6 八角形广场：典范的恒久	艾伦·巴尔弗(89)

第二部分 景观的建造与再现

7 阈限的几何与基本景观：建造与再现	丹尼斯·克斯格洛甫(105)
8 航拍表现和景观复兴	查尔斯·韦德汉姆(125)
9 景观学的相互关系及文化	冯仕达(145)
10 生动控制和新景观	詹姆士·科纳(159)
11 测量大地	大卫·列德巴罗(179)

第三部分 城市化景观

12 阿姆斯特丹森林公园：现代公共公园和关联 经验的构筑	安尼塔·贝瑞兹贝塔(197)
---------------------------------------	----------------

13	既非荒野也非家园：印度练兵场	阿努拉哈·玛瑟 (215)
14	机场 / 景观	丹尼斯·克斯格洛甫 (231)
15	设计城市表面	亚历克斯·沃尔 (243)
16	综合区划——面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荷兰景观	巴特·鲁茨玛 (261)
后记	什么是景观中的公众	艾伦·巴尔弗 (285)
作者简介		(295)
译后记		(298)

绪 论

复兴景观是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

詹姆士·科纳

从后现代的观点出发，景观不再是通过正确的技术原理和意识形态恢复的、具有“真实”或“可信”含义的重写本，而是文字处理显示屏上一段闪烁不定的文字，它的含义可以轻易地被创造、延伸、更改、修饰，甚至最后被一键删除。

丹尼斯·克斯格洛甫 和 斯蒂芬·丹尼尔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景观图像学》(*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本书集合了关于当代景观建筑理论和实务的多篇文章。主要是以景观发展的两方面为主线进行编排：第一方面是景观的显著复兴，在文化领域的重新崛起，相对于多年来景观在文化层面上的缺失与边缘化而言；第二方面是在重新审视景观真正的本质，重新思考景观在意识形态和创造实体两方面到底是什么或者能够成为什么。就前者而言是继承，而后者，则是一种创新。总的来说，景观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项目，一个通过创造性的努力和想像来丰富文化世界的雄心勃勃的事业。

通过探索景观项目的多个方面，文章致力于在我们当代的景观是如何进行设计、制作和文化评价方面作出启发性的贡献。书中更多的是从景观的设计构思与实践挖掘潜在的价值，而非仅仅沉耽于从前田园牧歌式的景观。支持这一想法的，是相信景观有能力参与特定社会中运作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功能，景观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更是一种积极

影响现代文化的工具。¹景观重塑世界不仅是因为它实体和经验上的特性，更因为它异常清晰的主题，以及它包容、表达意念和影响思想的能力。

而且，由于其在尺度和范围方面的巨大，景观已经成为了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名词，就像一个容许差异存在和发挥的综合总体“概览”。总而言之，景观可以仍然包含自然主义和现象学的体验，但它的全部效应已经延伸为一种综合的、战略性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可以使不同的竞争力量（如社区选民、政治期望、生态进程、功能需求等）形成新的自由而互动的联合体。

可以理解的是，好思辨的读者可能发现以上的观点有一些乐观，走得太远。当景观在现代事务中担任积极和策略性的角色时，它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可能显得过于温和或被动。随着对以往景观的保护和再创造的需求，当今对于景观的要求主要放在了对脆弱情感保护的特性上，而不是在成为幻想的或者雄心勃勃的项目。怀旧之情和用户至上主义的结合抑制了实验和创造的雄心。

如果将景观和周围的现代经济、信息、媒体技术和集体政治行动的创新效应相比，落后的意象将会更为强烈。在全球化快速急促生产的环境下，景观显得是一种陈旧的媒介，它的设计也由于少数浪漫主义者和自然爱好者的偏执热情而持续为一种边缘化活动。因为，作为唤起了善良慈善的天性的典型，景观被认为是一种科技城市生活中对不可名状愤怒的抚慰的对立面。就像本书内的部分争论一样，很少人会认同当代的大城市能够按照景观进行建设，或者认为设想景观比设想田园和花园更为简单。从这个角度出发，让多数人将景观设想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媒介，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打破社会常规并同时按照更为自由和丰富生活的方法将这些元素重组的媒介，是相当困难的。而这也恰恰是本书为景观营造及其从业者所争取的复兴的位置。

然而这样的位置是来之不易的。由于上述对于景观的保守态度的流行，导致人们打造新景观的意愿和决心在失去，景观既遭到过去的国家

政体和现代乌托邦的质疑，又被怀疑为试图从过去理想意象中逃避现实困难的单纯文化符号。当欧洲和美国都已建立极好的国家机构和信托基金用于保护景观，没有一个对等强大的机构专注于发展未来。在那些已经开展有远见性和令人兴奋的工作的国家——例如荷兰、法国和西班牙——他们公众和政治的基本意愿都是愿意培育和支持创新的城市和景观，并将其视为健康经济和活跃文化的基础。

发展景观的困难不仅在于它的某些感伤和保守性，还在于它更多地被一些不断增长的偶发事件所干扰，这些偶发事件都认为景观的关注应当仅仅是为自然界服务。这种观点的极端支持者主张，除了是那些着眼于生物恢复和动植物栖息地变化的项目，在文化上野心勃勃的景观项目都是与环境问题大不相干的。一个没有围绕生态关注、在文化上雄心勃勃的景观营造不像是治理地球的实践成果，通常是由更倾向于精英和艺术实验的领域的环境保护论者来进行建设的。当然在世界人口持续增长而资源减少的状况下，社会生态学专家的意见尤为及时和重要，所以上述观点在社会政治领域是摇摆不定的。随着传统利益集团的出现，今日专注于环境改善和研究的国家和区域性机构不再缺少，而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重点放在了针对单纯修复自然界的程序，景观营造的文化创新成果经常被忽略和抑制。

上一段最后一句话从字面中来看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当文化逃离现象出现的时候，我怀疑由环境论集团探索出来的“生态学”和“自然界”就像他们争论的那样是完全没有文化可言的。归功于在特定社会里限制和描述的自然界带来的必然想像，一个完全没有文明的自然界的可能性仍然是未知和不可想像的。不幸的是，环境论的倡导者继续关注于他们认为与文明无关的客观的自然界。这样做的话，他们不能认识到整个世界建构所带来的深刻后果——文化意念的系统化和统治。由于错误设想环境及其影响和混乱都是与文明社会无关，环境论者只能在维持提出和实施文化的方式不变（其实是环境问题的首要根本）的同时尽量修复和阻止损害。就好像仅在皮肤表面缝合伤口会带来更大的后遗症一样，持

续的修补问题是一种善意和值得称颂的行为，但是它不可能充分地集中投入资源。我们应当感谢所有由国家和区域建立和资助的环境保护团体其良好的工作和不断增加的透明度，缺乏来自任何一个作为创新文化机构而培养景观的力量都是不幸的；这样的力量是十分必需的。²

景观媒介

本书的文章尝试提出景观项目如何成为准确介入文明习惯工具的方法。整个重点从景观作为文化产物转向景观作为制造和丰富文明的介质。为了强调景观作为动词是代表进程或者活动，景观作为名词（指物体或情景）的时候是静止的。现时对景观正式特性的描述比对其正式效果的描述要少。重点应放在景观介质（它如何进行作用和作用的内容），而不在于景观简单的外在表现。所以本书的标题试图强调现时的设计活动和已建成景观的作用。

当景观的产生被认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根据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生的项目可以具有一些数量的正式特征。无论一个具体的项目是自然的、线性的、曲线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都并不相干，重要的是项目的形态和几何学如何与提出的特定假设和力图产生的结果相呼应。因此，景观复兴不再是一种关乎于外观和美学的观点，而是倾向于一种策略手段。形态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不仅作为外观而更是因为各个部分有效的规划。以下许多文章都详细阐述了这个原理。大卫·列德巴罗的《测量大地》讨论了土地形态与许多大型的文化主题和作用相关。安尼塔·贝瑞兹贝塔对森林（Bos）公园生产主义的主张和亚历克斯·沃尔的《计划城市表面》都是发展了功能、项目和手段这些设计领域基本考虑因素的概念。塞巴斯蒂安·玛若特在《基地的重拾》中描述了多少法国景观建筑师运用景观的策略去拓展顾客要求的局限性和地段的边界，以此去牵引发展过程中更大范围的能量和可能性。冯仕达提醒我们中国的景观不应仅仅被视作风景术语，应当作为策略范畴，通过在不同的特性中“穿梭”来“建

立”一定的文化影响。或许最为直接的是，巴特·鲁茨玛描述了荷兰景观如何在锻造新的城市和区域项目中被设定为一个策略的角色，旧的传统被颠覆并形成了新的丰富的结果。

所有的论文通过不同方式都是围绕策略性效应的主题；他们都回到设计的工具性功能，而不再重视严格的形式、再现和冥想。³ 他们提出景观建筑师及其项目如何能够更好地塑造文化演进并与世界相关。其核心在于在更广阔的文化环境中拓宽景观项目的空间而不是寻找一种新的美学风格。

景观意念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视进步景观为创新的实践，在景观想像与建成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就实际的空间而言，景观意念的力量从不应低估。⁴ 每一位作者通过不同的方法从空间环境和文化意象两个角度来讨论景观。景观空间的建造是不能与特定的视觉、触觉等感官分离的，景观是一种不断交换的媒介，一种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虚拟和实质的实践中蕴涵和演变的介质。随着时间的流逝，景观产生层层新的再现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和丰富其解释和可能性的范围。⁵ 艾伦·巴尔弗在他的柏林八角形广场的故事中、斯蒂恩·荷雅、克里斯多夫·基诺特和乔治·德孔布在对时间中基地的描述中提及，所有关于景观的意念和实质产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此外，景观意念既不是世界共享的，也不是以同样方式跨越文化和时间出现的；景观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实在和形态上的特质也不是固定的。假设所有社会都分享美国、英国或法国对于景观的看法，或者假设其他社会团体都拥有一种景观观念，都是错误地将自身观点强加于其他文化上。其实，在一些社会和时期里，景观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在欧洲的历史里，景观也只是一个相对近期的发展。就像肯尼斯·克拉克 (Kenneth Clark) 所说的：

“直到最近，人们才将自然视为独立物体的集合，而不是将自然界视为统一的场景。（直到）16世纪初期，‘单纯’的景观概念才被提出（和考虑）。”⁶

而且，东方的景观概念长期以来是和对自然力量的神秘崇敬联系在一起，与西方将景观更多与布景、风格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如冯仕达指出东方景观意念注重相互关系和包容，而西方景观具有二元论的特质。但是无论镜头的焦点、译码和亮度如何，景观意念就像是一个通过不同文明观察他们的森林、山脉、水域和田野的异常清晰的滤镜，并具有一种社会性。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在历史上都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一个外在的主题材，这同一题材会被有意地作为文化意象、艺术和文学的前景，而没有将其提高到景观的层面。但是大多数艺术品显示出景观意念相当成熟的发展，因为他们都是构思景观后的必然产物。就如丹尼斯·克斯格洛甫提醒我们的那样：在景观成为清晰表述的事物之前，它已经被视为一种技巧。⁷因为景观是通过主观和清晰的方式建造的，所以它不可能等同于自然或者环境。如奥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写道：

景观不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环境的实际产物，那是一种通过空间和自然与社会相连的关系。景观是上述这种关系敏感的体现。景观依赖于主观的集合形态……可以假设每个对景观有所认识的社会都用自身的认知去归纳其他文化。⁸

对于约翰·斯蒂尔格（John Stilgoe）再三论证的定义“与荒野相对是景观，土地由人类塑造”，我们也许应当补充这类的塑造行为既是虚构的（包含在语言、神话、地图、绘画、电影和其他表现形式），也是现实存在的（物质空间的形成和重建）。⁹事实上，荒野曾经是被禁入和不被了解的